

哈利的十五次人生

我的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到尽头。

「英」克莱尔·诺丝——著
缪威蓁——译

THE FIRST
FIFTEEN
LIVES OF
HARRY AUGUST

我的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到尽头。

哈利的十五次人生

[英] 克莱尔·诺丝 著 缪葳蕤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利的十五次人生 / (英) 克莱尔·诺丝著; 缪葳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220-09888-8

I. ①哈… II. ①克…②缪…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5644 号

THE FIRST FIFTEEN LIVES OF HARRY AUGUST

By CLAIRE NORTH

Copyright © 2014 Claire North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5 by Orbit, an im-
print of the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ond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HALI DE SHIWU CI RENSHENG

哈利的十五次人生

(英) 克莱尔·诺丝 著

缪葳 译

出版人
策划统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周 颖
孙淑慧 杨 立
何佳佳
天行健
戴雨虹
蓝 海
许 茜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46mm×208mm
12.125
259 千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888-8
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这是为你而写的

我的宿敌

我的朋友

你肯定已经知道

你失败了

目 录

第一篇 最 初 001

在我的第二次轮回里，我做了件很多人都做过的事，那就是自杀，试图以此让轮回停止。而在第三次轮回时，我则向上帝寻求答案……

第二篇 克洛纳斯俱乐部 048

我不惧怕死亡。

重生才让我害怕，我们的身体无限重生，而心灵却无法获得救赎，这种恐惧感挥之不去。

第三篇 世界快灭亡了 106

“我知道，得知世界快灭亡了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对你来说，是多么刺激。重复是无趣的，刺激是多么重要，能延缓所有机能的弱化……”

第四篇 文森特与量子镜 152

所有的时间和空间，过去的和将来的，像一张充满生机的地图一样铺陈在你面前。一台仪器可以从简单的原子外推演，进而解释整个宇宙所有的奥秘。

第五篇 遗忘手术 201

对我们来说，记忆的抹去比身体的死亡更可怕，尽管她不会知道遗忘手术所带来的知识、心智和灵魂的丧失，不会觉得遗憾，不会记得失去了什么。

第六篇 全记忆者 250

我是全记忆者，跟文森特一样。那么，文森特知道吗？……对于我的情况，他真正了解多少？

第七篇 第十五次轮回 325

我们都不会看到那面镜子。

你在剩下的最后几天中，终于成了一个凡人。

第一篇

最 初

在我的第二次轮回里，我做了件很多人都做过的事，那就是自杀，试图以此让轮回停止。而在第三次轮回时，我则向上帝寻求答案……

第二次大灾难发生在我第十一次轮回，那是 1996 年。像前几次将死时一样，我在吗啡的作用下恍恍惚惚，即将死去。但被她突然打断，如同脊背上滑过冰块，打了一个寒战。

那时她七岁，我七十八岁。她金黄色的直发扎成马尾，长长地垂在背后，而我则是一头稀疏光亮的白发。我穿着简单的无菌病服，她穿着亮蓝色校服、戴着毡帽。她坐在我床沿，双腿垂着，注视我的双眼。她检查了一下连在我胸前的心脏监护仪，发现我已经断开警报器，摸了一下我的脉搏，说：“我差一点没赶上你，奥古斯特医生。”

她的德语带着柏林的北方口音，不过她说任何一种语言，我听起来都没问题。她挠了挠左腿肚，白色齐膝袜被雨水打湿了，开始发痒。她边挠边说道：“我要传个消息到过去，可以说时间是重要因素。你正好快死了，就请你把消息带给你们组织，这是我收到的指示。”

我想说话，但各种词汇在舌头上打转，什么也没说出来。

“世界快灭亡了，”她说道，“这消息由孩子传给大人，倒退着传递，是几千年之后传来的消息，世界快灭亡了，无可挽回，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发觉我只能用泰语来表达，而唯一能说的就是，为什么？

不，我想马上补充，为什么世界会灭亡？

什么这么重要？

她微微一笑，不用我说就明白了。她靠了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世界快灭亡了，这是注定的事，只是过程加快了。”

那就是末日的开始。

2

我们从最初说起吧。

组织，灾难，我的第十一次轮回和之后的数次死亡，没有一次是平静的，看似都无意义、突然而且毫无来由，一切都得从最初说起。

我叫哈利·奥古斯特。

我父亲叫罗利·埃德蒙德·赫恩，母亲叫伊丽莎白·李德米尔，这些我是到第三次轮回才完全了解的。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强奸了母亲，法律对此很难界定，一个人的巧言就能让陪审团摇摆不定。据说他去厨房找她的那晚，她没有大声喊叫、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拒绝。整整二十五分钟的不堪过程，混杂着恼火、忌妒和愤恨，他把对不忠妻子的报复施加在了帮佣姑娘身上。从这点来看，我母亲并未被强迫。但是话说回来，一个在我父亲家帮佣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依靠他家的金钱和施舍过活，根本没机会抵抗，就好比脖子上架着刀一样，受着胁迫。

我母亲开始显怀时，父亲回到法国继续服兵役，返回一战战场，他是一名毫不起眼的苏格兰卫队少校。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属的整个兵团一天之内几乎全部被消灭，是毫不起眼这个特质救了他的命。在1918年的秋天，我的祖母康斯坦丝·赫恩把我母亲赶出了她家门，连推荐信都没有写。一个后来成为我养父并且人品胜过生父的男人用小马车把我母亲带到当地集市，把她留在那里。她包里有几先令，养父建议她请求郡里其他贫苦女人的帮忙。远房的表亲眷阿利斯泰尔，有着母亲八分之一的相同血统，所有亲眷的财富加起来都远远比不上他。他给了我母亲一份工作，在他爱丁堡的造纸厂里做杂工。但她日益臃肿起来，渐渐影响工作，厂里的一位初级人员把她悄悄遣走了。绝望之中，她写信给我生父，但信件被我那精明的祖母给截了下来，直接毁掉，他没能看到母亲的请求。191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母亲花了最后几便士，从爱丁堡的威弗利坐慢车到纽卡斯尔，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以北约十六公里的地方分娩了。

见证我出生的人只有两个，工会会员道格拉斯·克兰尼奇，还有他的妻子普鲁登斯。出生地是车站的女洗手间。据说站长就守在门外，以防别人误入，他的手握在身后，帽子上覆盖着雪，帽檐耷拉在眼睛上方，我总觉得这样的形象阴暗而不怀好意。新年前夕的夜晚，医院里没有医生了，急救人员三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他来得太迟，那时鲜血已经凝结在地板上，普鲁登斯·克兰尼奇抱着我，而我母亲已经死了。我只有道格拉斯写的关于她死亡时的情形，但我能肯定她是因大出血而死。她的墓碑上写的是“丽莎，1919年1月1日，天使带她去了天堂”。丧葬人员问克兰尼奇太太墓碑该怎么

写时，她才意识到，她连我母亲的全名都不知道。

我突然成了孤儿，关于如何安置我，颇费了一番争议。克兰尼奇太太肯定是非常想抚养我的，但经济条件不允许、不切实际，并且道格拉斯对法律进行了坚定而清晰的阐述，对所有权也有着相当个人的理解。他说，这个孩子是有父亲的，父亲有权抚养他。这件事原本也许会悬而不决，幸好我母亲随身带着不久之后成为我养父的帕特里克·奥古斯特的地址，她应该是觉得可以让他帮忙找到我的生父罗利·赫恩。于是帕特里克被询问能否当我的父亲，这件事在当地激起了极大的波澜，因为他与妻子哈莉艾特·奥古斯特久婚未育，这在那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敢谈及避孕套的边境村庄，自然引起人们的热议。消息于是很快传到大庄园的家门口，赫恩府邸，那里住着我的祖母康斯坦丝、两个姑姑维多利亚和亚历桑德拉、表亲克莱蒙特，还有我父亲那郁郁寡欢的妻子莉迪亚。我的祖母一定立刻就质疑我是谁的孩子，询问情况如何，但是拒绝抚养我。我的小妹亚历桑德拉沉稳而有同情心，不像家族里的其他人，她意识到一旦我母亲的真实身份被揭开，那么他们家便很快会遭人质疑。于是她找到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开出如下条件：如果他们答应收养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办好正式手续，由赫恩家的人见证这件韵事的流言得以平息，毕竟这件事赫恩家的人最有话语权，如果能答应这些条件，那么她就保证每个月给他们一笔钱，作为安抚费和孩子的抚养费，并保证他长大后应有的前途，不会铺张但也不至于让孩子落得境地窘迫。

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讨论一番之后，同意了。于是我成了他们

的孩子，哈利·奥古斯特。而直到第二次轮回，我才渐渐知道自己的身世。

3

据说像我们这样能无限轮回的人，生命分为三个阶段：拒绝、探求和接受。

至于具体的类别，则有很多种，每个词下面都有许多分类。比如拒绝，可以分为许多种老套的反应：自杀、消沉、愤怒、歇斯底里、孤立自己和自残。我与许多轮回之人一样，在开始的几次轮回中，饱尝过这些痛苦，这些记忆挥之不去，如同病毒纠缠着我的胃壁一样。

对我来说，过渡到接受的过程也与其他人一样，漫长而艰辛。

我的第一次轮回很不起眼，与其他年轻男子一样，我被召去参加二战，当了一名极其普通的步兵。如果说我战时的贡献微不足道，那么我战后的生活更是不值一提。战后我回到赫恩府邸，接过帕特里克的工作，打理宅邸周围的土地。我与养父一样，从小耳濡目染，因此热爱土地，爱那雨后的味道，还有金雀花的花籽洒向天际时的嘶嘶声。我并不觉得与世隔绝有多孤单，非要说的话，就是觉得缺少一个兄弟，但因没有比较，所以并没有切实的孤独感。

帕特里克死后，我正式接替了他的职位，不过那时，因为好吃懒做和肆意挥霍，赫恩家的财产已经几乎耗尽。1964年，国民托管组织收购了这座宅邸，我继续在此任职。我的后半生几乎都在给郊

野中的游者指路，看着宅邸的墙壁也渐渐陷入湿冷的黑土中。

1989年，柏林墙倒下时，我在纽卡斯尔的一家医院里孤独地死去。我离异无子，领着养老金过活，而即使在临终的病床，还仍以为自己还是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的儿子。帕特里克早已故去，哈莉艾特因为多发性骨髓瘤离世。病痛慢慢传遍全身，直至人体机能完全丧失，它如梦魇一般，是我所有轮回的痛苦之源。

我在1919年的元旦，再度于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站的女洗手间里出生，前生的记忆都重回我脑海，我的反应自然是几近疯狂的。成年人的心智，却被困在孩子的躯体里，我不知所措，痛苦、疑惑和绝望接踵而至，我经常大喊、尖叫。七岁时，我进了圣玛戈特精神病院，我真的认为那里是我的归属，六个月不到，我成功地在禁闭中从三楼的窗户跳下。

过后想想，我才意识到，三层楼的高度并不能保证快速且痛苦较轻地死去，可能下肢骨头粉碎，意识却依然清醒。幸运的是，我是头着地，就那样死了。

4

这片郊野亦有生命，我多希望你们也能看到。可每次我陪你们走过郊野，总会错过那珍贵的几小时放晴。天空与地上的石头一般，是瓦灰色，干旱让土地遍布灰褐色的荆棘。曾有一次，雪下得那么大，从外面把厨房的门都堵上了，推不开，我不得不爬出窗外，用铲子把雪铲掉。还有是在1949年，连续下了五天的雨，仿佛无穷无

尽。而雨过的那几个小时，你们都没见到过，那时，放眼望去，是一片紫色和黄色，充满了黑色肥沃土壤的气息。

你们刚认识我时，就推断我出生于英国北部，这么多次生命下来，自命不凡和矫揉造作都刻在了骨子里。这一点确实没错，收养我的帕特里克·奥古斯特，也时常提醒我这一点。他是赫恩宅邸唯一的园丁，干了一辈子，他的父亲也是。父亲的父亲也是，1834那年，赫恩家族跻身新贵，买下了这片土地，构筑他们上流阶层的梦想。他们种了树，修了路，建了可笑的高楼和拱门，名称和样子都很可笑，到我出生那时，它们都已经爬满了青苔，破旧斑驳。房屋四周都是凌乱的灌木丛，岩石从中探出，裸露出一片片泥土地。家族中前几代人精力旺盛，养了羊，其实不如说是让羊儿在这高墙之内自生自灭罢了。在二十世纪，赫恩家族日渐潦倒，这片土地虽然还归他们所有，但却已经无人照看，野草丛生，非常适合小孩子趁着父母不注意时在里面撒野。不知为何，我再度处于童年时，已经没有了那份冒险精神，我第一次轮回中爬过的洞和跳过的石堆，在我年迈的脑子里变得充满危险。我活在幼小的躯体里，那感觉就像老妇人穿着老友送的紧身比基尼一样。

我的第三次生命轮回时，自杀失败了，我决意追寻看似遥远的答案。我觉得冥冥中有种仁慈的力量，让我们的记忆在长大的过程中逐渐恢复。所以当自杀的记忆来临时，已经并不突然，而是自然而然，毫无意外。

第一次轮回时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如果说无知便是天真，孤独能带来对一切的漠然，那么可以说，我那时是快乐的。但

新的轮回时，带着前世的所有记忆，一切便截然不同。我不仅仅是能感知未来之事，更能明辨周围的谎言，那些我第一次轮回时根本不会质疑的事情。现在我又重生为男孩，而有着成人的头脑，那些在我眼前的、孩子理解不了的东西，我都能看透了。我相信我的养父母是爱我的，养母的爱胜过养父的爱，而帕特里克·奥古斯特是在养母去世后，才开始珍视我的。

对于我养母的死因，有相关的医学研究，不过她并不是每次生命都死于同一天。她的死因，除了偶然的外界因素外，都只有一个。我六岁生日前后，她开始咳嗽，到我七岁时，她开始咯血。父母看不起病，我的姑姑亚历桑德拉凑钱送我母亲去了纽卡斯尔的医院，确诊为肺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非小细胞肺癌，最初只在左肺叶，遗憾的是，四十年之后才有医治的方法，而当时是毫无办法的。医院开了烟草和阿片酊，1927年，母亲便去世了。自那以后，父亲陷入了沉默，时常在山坡徘徊，有时几天都不回来。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能预知母亲的死亡，备足了食物，以便度过父亲不在的日子。他回家之后，依然沉默，无法接近，虽然他不会对我发火，大部分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发火。第一次轮回中，我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和表达痛苦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在痛苦中无法自拔，而他却不给我所需要的慰藉。第二次轮回中，我母亲死时，我还在精神病院，忙着适应自己的状况，无暇顾及她的死。而到第三次轮回时，我看母亲的死，就好比是绑在铁轨上的人看着列车缓慢地驶来，不可避免，无法停止。在黑夜中等待和想象的过程，比死亡这件事本身更加可怕。我早知道会发生，所以当死亡终于来临时，可以说是松了

一口气，不用再等待了，一切也就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了。

第三次轮回时，即将到来的母亲的死亡让我有了事做。我努力地去阻止，或者说至少努力地去控制这件事，因为我对自己的现状找不到任何解释，只能理解为也许是《旧约全书》里的某个神对我施加了什么咒语，所以我相信做善事或者阻止一些本该发生的大事情，也许就能打破这个无限重生的怪圈。我没有做过什么需要救赎的罪恶之事，人生中也并没有需要改写的大事，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阻止哈莉艾特的死亡，用上我五岁（其实是快九十七岁）的所有心智。

我以要照顾母亲为由，逃离了无聊的课堂，而我父亲根本没有心思顾及我。我照顾着母亲，并且发现了父亲不在时她都是怎么过的，可以说是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认识了这个在我童年中短暂出现的女人。正因如此，我才开始怀疑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第三次生命时，我的养母死后，赫恩家的人全体出席了葬礼。我父亲说了几句话，我站在他的身旁。那时候我七岁，穿着向克莱蒙特·赫恩借来的黑衣黑裤，他是比我年长几岁的表兄，在以往的生命里，他一直都找机会欺负我。康斯坦丝·赫恩重重地倚着拐杖，拐杖的象牙柄雕刻成了象头的形状。她讲了几句话，说了说哈莉艾特的忠贞和坚强以及被她抛下的家人。亚历桑德拉·赫恩告诉我一定要勇敢，维多利亚·赫恩弯下腰来，捏了捏我的脸，这让我有了种奇怪的孩童般的冲动，想要咬一下她那戴着黑色手套、捏过我脸的手指。罗利·赫恩什么都没说，就那样看着我。我第一次经历母亲葬礼，穿着这身借来的衣服时，他也是这样看着我，但我那时充

满无以释放的悲伤，没有去理解他这眼神。而现在，我看着他的眼睛，仿佛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

你们还不知道我人生的各个阶段，我在此陈述一下。

出生时，我几乎是红发，随着年龄增大，颜色渐渐褪去，说得好听点，是变成了赤褐色，其实是胡萝卜的那种红色。这发色遗传自我生母的家族，健康的牙齿和远视眼也是家族遗传。我身材比较小，个子稍矮，偏瘦，不过比起遗传因素，这更可以说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十一岁时开始青春期发育，一直到十五岁，这时我就可以假装已经十八岁了，从而避开成年前那三年的无聊时光。

年轻时我像养父帕特里克一样，留着乱糟糟的络腮胡，这根本不适合我，我的五官像是被掩藏在了灌木丛里。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就开始刮胡子，我的脸便显现出了生父的模样。我们有着一样的浅灰色眼睛、小耳朵和微髻的头发，还有老年易患骨病的鼻子，这是最不受欢迎的遗传基因。倒不是因为我的鼻子很大，一点也不大，但却是向天鼻，只适合动画人物的向天鼻，它本该更挺一些，不应该是这样，看起来像是用黏土而不是骨头支撑起来的。对此大家不忍心说穿，但是有些长相端正的婴孩看到我就哭了。年老后，我的头发好像会一下子就变白，有时会因为压力而提前变白，无论用任何药物和心理治疗都没有用。到五十一岁时，我需要老花镜来阅读。可惜的是，我五十多岁时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年代时尚贫瘠。不过跟大多数人一样，我自年轻时就选择觉得舒适的打扮，选用古董样式的眼镜，这平衡了我过于集中的双眼，从浴室镜子里端详自己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年迈的学者。这样的形象直到我